

中国语言文学文库·学人文库 吴承学 彭玉平 主编

宋代文章学 与文体形态研究

张海鸥 等 著

非外借



中山大學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语言文学文库·学人文库 吴承学 彭玉平 主编

宋代文章学 与文体形态研究

张海鸥 等 著



中山大學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宋代文章学与文体形态研究/张海鸥等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8. 11

(中国语言文学文库·学人文库/吴承学, 彭玉平主编)

ISBN 978 - 7 - 306 - 06429 - 5

I. ①宋… II. ①张… III. ①文章学—研究—中国—宋代 ②文体—研究—中国—宋代 IV. ①H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02338 号

出 版 人: 王天琪

策划编辑: 嵇春霞

责任编辑: 周 玢

封面设计: 林绵华

版式设计: 林绵华

责任校对: 孔颖琪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0283, 84111996, 84111997, 8411334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21.125 印张 346 千字

版次印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5.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博士点基金项目

中国语言文学文库

编 委 会

主 编 吴承学 彭玉平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坤 王霄冰 庄初升

何诗海 陈伟武 陈斯鹏

林 岗 黄仕忠 谢有顺

总 序

吴承学 彭玉平

中山大学建校将近百年了。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万方多难之际，手创国立广东大学。先生逝世后，学校于1926年定名为国立中山大学。虽然中山大学并不是国内建校历史最长的大学，且僻于岭南一地，但是，她的建立与中国现代政治、文化、教育关系之密切，却罕有其匹。缘于此，也成就了独具一格的中山大学人文学科。

人文学科传承着人类的精神与文化，其重要性已超越学术本身。在中国大学的人文学科中，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设置更具普遍性。一所没有中文系的综合性大学是不完整的，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文、理、医、工诸多学科中，中文学科特色显著，它集中表现了中国本土语言文化、文学艺术之精神。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曾认为，语言、文学是所有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础，“一切之学必以文学植基，否则难以致弘深而通要眇”。文学当然强调思维的逻辑性，但更强调感受力、想象力、创造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有了文学基础，才可能做好其他学问，并达到“致弘深而通要眇”之境界。而中文学科更是中国人治学的基础，它既是中国文化根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一个关键交集点。

中文系与中山大学同时诞生，是中山大学历史最悠久的学科之一。近百年中，中文系随中山大学走过艰辛困顿、辗转迁徙之途。始驻广州文明路，不久即迁广州石牌地区；抗日战争中历经三迁，初迁云南澄江，再迁粤北坪石，又迁粤东梅州等地；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始定址于珠江之畔的康乐园。古人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对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来说，亦是如此。百年来，中文系多番流播迁徙。其间，历经学科的离合、人物的散聚，中文系之发展跌宕起伏、曲折逶迤，终如珠江之水，浩浩荡荡，奔流入海。

康乐园与康乐村相邻。南朝大诗人谢灵运，世称“康乐公”，曾流寓广州，并终于此。有人认为，康乐园、康乐村或与谢灵运（康乐）有关。这也许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不过，康乐园的确洋溢着浓郁的人文气息与诗情画意。但对于人文学科而言，光有诗情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必须具有严谨的学术研究精神与深厚的学术积淀。一个好的学科当然应该有优秀的学术传统。那么，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学术传统是什么？一两句话显然难以概括。若勉强要一言以蔽之，则非中山大学校训莫属。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国立广东大学成立典礼上亲笔题写“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十字校训。该校训至今不但巍然矗立在中山大学校园，而且深深镌刻于中山大学师生的心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是孙中山先生对中山大学师生的期许，也是中文系百年来孜孜以求、代代传承的学术传统。

一个传承百年的中文学科，必有其深厚的学术积淀，有学殖深厚、个性突出的著名教授令人仰望，有数不清的名人逸事口耳相传。百年来，中山大学中文学科名师荟萃，他们的优秀品格和学术造诣熏陶了无数学者与学子。先后在此任教的杰出学者，早年有傅斯年、鲁迅、郭沫若、郁达夫、顾颉刚、钟敬文、赵元任、罗常培、黄际遇、俞平伯、陆侃如、冯沅君、王力、岑麒祥等，晚近有容庚、商承祚、詹安泰、方孝岳、董每戡、王季思、冼玉清、黄海章、楼栖、高华年、叶启芳、潘允中、黄家敦、卢叔度、邱世友、陈则光、吴宏聪、陆一帆、李新魁等。此外，还有一批仍然健在的著名学者。每当我们提到中山大学中文学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著名学者的精神风采及其学术成就。他们既给我们带来光荣，也是一座座令人仰止的高山。

学者的精神风采与生命价值，主要是通过其著述来体现的。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谈到孔子时所说的：“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真正的学者都有名山事业的追求。曹丕《典论·论文》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真正的学者所追求的是不朽之事业，而非一时之功名利禄。一个优秀学者的学术生命远远超越其自然生命，而一个优秀学科学术传统的积聚传承更具有“声名自传于后”的强大生命力。

为了传承和弘扬本学科的优秀学术传统，从2017年开始，中文系便组织编纂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文库”。本文库共分三个系列，即“中国语言文学文库·典藏文库”“中国语言文学文库·学人文库”和“中国语言文学文库·荣休文库”。其中，“典藏文库”（含已故学者著作）主要重版或者重新选编整理出版有较高学术水平并已产生较大影响的著作，“学人文库”主要出版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原创性著作，“荣休文库”则出版近年退休教师的自选集。在这三个系列中，“学人文库”“荣休文库”的撰述，均遵现行的学术规范与出版规范；而“典藏文库”以尊重历史和作者为原则，对已故作者的著作，除了改正错误之外，尽量保持原貌。

一年四季满目苍翠的康乐园，芳草迷离，群木竞秀。其中，尤以百年樟树最为引人注目。放眼望去，巨大树干褐黑纵裂，长满绿茸茸的附生植物。树冠蔽日，浓荫满地。冬去春来，墨绿色的叶子飘落了，又代之以郁葱青翠的新叶。铁黑树干衬托着嫩绿枝叶，古老沧桑与蓬勃生机兼容一体。在我们的心目中，这似乎也是中山大学这所百年老校和中文这个百年学科的象征。

我们希望以这套文库致敬前辈。

我们希望以这套文库激励当下。

我们希望以这套文库寄望未来。

2018年10月18日

吴承学：中山大学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彭玉平：中山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前言

中国古代文章学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在南北朝时期，文章之学已经达到比较高深细致的境界，《文心雕龙》《文章缘起》《文章流别论》《文选》等著作都蕴含着或丰富博大或简约细致的文章理论或文体观念。到了赵宋时代，文章体类更加丰富，文章家有了更清醒自觉的文章理论意识，文章之学更加丰富精致。

宋代文章学深入细致地探讨了文体、文类的区别，每种体类的源流、性状、功用、风格、作法等。具体说来，首先表现为编纂总集或别集时的分体、分类方式。每一种编辑体例的确定，都隐含着细腻的文体、文类观念。“体例为先”，这是文章学的首要义项。在我关注、思考这一视域的问题时，吴承学教授发表了《宋代文章总集的文体学意义》，清晰严谨地阐释了宋代文体学、文类学、编纂学诸领域中的许多问题。于是我和罗婵媛同学便选择了从别集看宋人文体、文类观念的视角，选择了宋人自编别集中最有代表性的4种，考察这几位文章大家自编文集时所秉持的文体、文类观念，是为本书第一章。

“话”体文学批评出现在宋代。欧阳修首创“诗话”批评文体，之后便出现了词话、文话。文话援诗话之“闲谈”体例，或“及事”或“及辞”，一事一记，一例一论，通常是随笔而录，不求体系庞大结构完整，但求一事一论之清晰确切。王水照先生编辑《历代文话》，收录了宋代文话20种，大致可分为专谈“四六”之话，专论古文之话，综合谈论文章写作之话（包括论文、随笔、谈话录、讲稿等）。本书第二章探讨各种文话中蕴含的文章学思想。

宋代文章学从北宋前期就出现了古文之学与时文之学的切分。南宋时期出现了专门的古文选本和专门的科举时文选本。二者看似泾渭分明，实则文理相通。文章家往往将他们视为“古文”的前代文章经典，选作科举论文写作训练的参考范文，用古文写作的经验指导“时文”练习。比如《论学绳尺》是南宋科举论体文的优选评注本，表面看是选注时文、

评论时文、指导时文的，但实际上却容纳了编选笺注者对古文、时文融会贯通的细腻理解。又如南宋几种最重要的古文选本《古文关键》《崇古文诀》《文章正宗》《文章轨范》等，在选与不选、分类编排、评点批注之间体现出了编选者的文体观、风格论，以及对文章作法具体而微的理解。本书第三章和第四章专题讨论这些问题。

宋代文章种类繁多，形态各异。宋初编纂的《文苑英华》1000卷，共分35种文体，除“诗”“歌行”两种之外，各类文章33体，体现了宋初文士对前宋文章体类的理解。后来姚铉编《唐文粹》，共列17种文体，除“诗”外，各类文章有16体。南宋吕祖谦编《宋文鉴》，“编类凡六十一门”（四库提要），依次如下：

赋、律赋、四言诗、乐府歌行、杂言诗、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杂体诗、骚、诏、勅、赦文、册文、玉牒文、御札、批答、制、诰、奏疏、议、论、进言、上书、请、进表、辞表、谢表、奏、笈、箴、铭、颂、赞、碑文、记、序、论、策、议、说、制策、书、启、策问、杂著、对问、琴操、题跋、乐语、祭文、行状、墓志、墓表、神道碑、神道碑铭、传、露布。

这“六十一门”中，诗歌有11种，其余文类50种。分体过细，有欠明晰之处，有些名称也不常用，比如第32卷“勅、赦文、册文、玉牒文”都是朝廷下行文书，体用近似。又如第41至62卷“奏疏、议、论、进言、上书、请”，第63至71卷“进表、辞表、谢表、奏”，这10种都是上呈文书，体用近似。又如书与启近似、策问与对问近似、神道碑与神道碑铭近似。就文章功用而言，约略有公用私用之别。公文有上行、下行、平行之别。就用途和内涵特征看，有偏于应用的，如书信、序跋、碑志、铭文等，有偏于抒情说理注重美文的，如赋、记等。

比较宋人自编别集（参本书第一章）可知，宋人的文体分类观念渐趋简明。有些文体名称不见于前代（参本书第一章），尤其“题跋”一体，是宋代出现并且常用、数量不小的新文体。有几种在宋代特别常用的文体，如论、说、议等，与宋代科举考试注重策论、朝堂风气崇尚议论有关。比较《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鉴》等总集和文人别集，可见古

代各种文章体式在唐宋时期基本具备，形式渐趋稳定。

宋代文章学和文体形态学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研究领域，现代学术研究对这一领域的关注还比较欠缺。本书不是宏观概论、体系严整之作，而是选择性地研究了一些具体问题。第五章至第十二章，分别研究了8种文体。每涉及一种文体，都注意梳理这种文体的渊源流变，有时甚至用较多篇幅梳理一种文体在宋代以前的发生和流变。这是文体研究不可或缺的工作，因为文体的存在和使用通常不是断代式的，宋代各种文体多数都不是只存在于宋代的，所以本书特别注意把一种文体的缘起、用途、样式变化说清楚。因为有这样的研究意图，所以，有些章节涉及的内容就不限于书名所标示的“宋代”了，比如第五、第六两章，赋和哀辞二体在宋前就发生了丰富的变化，所以用了较多篇幅。

按《宋文鉴》的分类，除诗歌外，还有50种文体名称，将相似的归类，有20种左右，主要如赋、论、策、序、记、碑志、哀祭、哀册、颂赞、箴偈、书启、表奏、杂文、题跋等。这样看来，本书只是涉及了一部分文体。

现代学术视野下的古代文章学学科尚在建设中，与诗学、词学、戏曲学相比，规模、深度、广度、精细度都有明显差距。2012年以来，复旦大学中文系多次召集中国古代文章学学术研讨会，关于文章学的起始、学科范围、架构、内涵等许多问题，与会学者的见解多有差别。王水照先生号召继续加强这个学科的建设，提高研究水平并加深、加宽、加厚。宏观的学术视野和微观的选项研究，都是必要的。本书这些小小成果能否对这一学科领域有所增益，尚待检验。

目 录

第一章 从欧、苏、周、陆自编集看宋人的文体分类思想	1
一、四家集的编辑过程	1
二、唐、宋别集的体类编次比较	10
第二章 宋代文话中的文章学思想	26
一、四六话中的文章学思想	26
二、《文则》中的文章学思想	42
三、古文话中的文章学思想	55
第三章 南宋古文选本中的文章学思想	67
一、篇目选编与经典形成	67
二、文意与结构曲折变态之法	76
三、文势与活法圆转	83
第四章 《论学绳尺》与南宋论体文及南宋论学	89
一、《论学绳尺》的基本情况	89
二、从《论学绳尺》看两宋论体文	96
三、从《论学绳尺》看南宋论学	100
四、结束语	110
第五章 赋文体变化与用韵之关系	111
一、赋韵缘起与诗体赋、骚体赋用韵	112
二、散体赋用韵	115

三、骈赋和律赋用韵·····	126
四、宋后各代律赋用韵·····	129
第六章 汉魏六朝至宋代的哀辞·····	131
一、汉魏六朝的哀辞·····	131
二、唐代的哀辞·····	148
三、宋代的哀辞·····	151
第七章 唐宋青词的文体形态和文学性·····	166
一、青词文体之形成·····	167
二、青词的文体形态·····	172
三、唐宋青词的文学性·····	177
第八章 宋代的名字说和名字文化·····	183
一、名字说的文化源流·····	183
二、宋代名字说的文体形态·····	188
三、宋代的名字文化·····	201
第九章 宋代谢表文化和文体形态研究·····	214
一、谢表的文体源流·····	215
二、宋代的谢表文化·····	220
三、谢表的文体形态·····	227
第十章 宋代赠送序文体研究·····	242
一、赠送序文体出现之前的离别赠言和离别诗序·····	242
二、赠送序文体形成于唐代·····	245
三、宋代赠送序的文体形态·····	249

第十一章 宋代铭文的文体形态和文化蕴涵	257
一、铭文的渊源流变	257
二、宋代铭文的文体形态	263
三、宋代铭文的文化蕴涵	267
四、宋代金石学与铭文的关系	279
第十二章 偈文体的源流和形态研究	282
一、偈文体之源流	282
二、偈的文体形态	286
三、偈与诗的异同	294
参考文献	303
后记	318

第一章 从欧、苏、周、陆自编集看 宋人的文体分类思想^①

宋人文集多有自编者，其中蕴含了丰富的文体观念和文类编次观念。作者自编文集的过程或长或短，而无论长短，都是对文体和文类进行规范性斟酌的过程。作家在写作文章时，对文章体类的斟酌就开始了，但写作时的注意力通常主要集中在文意和辞章。而到编订文集时，他必须对每篇文章的体类反复斟酌，溯源明体，依体分类，次第编排。这个过程中要对许多体类不甚清晰的文章判别体例，归入某类。这个斟酌过程和编辑结果，显现出作家个人及其时代的文章、文体、文类观念。

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对目前可知的宋人别集做了尽可能详细的叙录。笔者仔细阅读统计，可确认属自编文集者有34人46种文集（见本章后附表），其中有些已亡佚，今尚存自编原貌的诗文合集有15人20种^②。本章从中选择欧阳修、苏轼、周必大、陆游四家集为讨论的中心，从而探讨宋人自编集的文体分类编次等方面的问题。选择这四家的理由有三：①他们是宋代最有代表性的文章家，他们采用的编辑体例既体现其本人的文体、文类意识，又有较广泛的代表性；②他们都在生前用比较充分的时间自编文集；③四家集的编辑过程存在一些内在关联。以下一一探讨之。

一、四家集的编辑过程

欧、苏、周、陆是一代文章大家、文学宗师，他们生前都曾自编文

① 博士研究生罗婵媛参与本章研究和撰写。

② 徐铉《骑省徐公文集》，王禹偁《小畜集》，欧阳修《居士集》，张方平《乐全先生文集》，司马光《司马太师温国文正公传家集》，苏轼《东坡集》《东坡后集》，程俱《北山小集》，周紫芝《太仓稊米集》，陆游《渭南文集》，周必大《省斋文稿》《平园续稿》《省斋别稿》，陈造《江湖长翁文集》，舒邦佐《双峰猥稿》，许果《献丑集》，李曾伯《可斋杂稿》《可斋续稿》《可斋续稿后》，胡铨《耕禄稿》。

集。后人对其自編集的过程、编辑方式和成果，有比较翔实的认定、充分的尊重、悉心的保护。这个过程深具辨体明类编次的文体学意义和目录学意义。尤其是欧、苏有师生之缘，欧、周有乡缘，苏、周二人在欧集最初存传过程中都有重要的参与。这意味着苏、周自編集必然与欧集在体例等方面有一定的内在关联。

（一）欧阳修集

熙宁五年（1072）闰七月欧阳修去世，其子欧阳发等撰先父《事迹》，其结尾总述“先公平生著述”：

《易童子问》三卷，《诗本义》十四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归荣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内制集》八卷，《奏议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录跋尾》十卷、杂著述十九卷。诸子集以为家书，总目八卷。其遗逸不录者，尚数百篇，别为編集而未及成。又奉敕撰《唐书·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在馆职日，与同时诸公共撰《崇文总目》《祖宗故事》。^①

这些著述中，两种史书单行。入欧集者，《易童子问》《诗本义》属经学，《归荣集》是笔记，《外制集》《内制集》《奏议集》《四六集》是公文，《集古录跋尾》是文物学。这些都是体例单纯者，一旦定稿成集，就无须逐篇斟酌体类重新编次了。只有《居士集》是文体种类多样的复合型诗文集。欧公自编文集，其实就是对此进行别裁审夺，分体归类。《文献通考·经籍考》引石林叶氏所记欧公晚年自编文集情景：

欧阳文忠公晚年取平生所为文自编次，今所谓《居士集》者。往往一篇至数十过，有累日去取不能决者。一夕大寒，烛下至夜分，薛夫人从旁语曰：“寒甚，当早睡，胡不自爱自力？此已所作，安用

^① [宋]欧阳发等述、李逸安点校：《事迹》，见《欧阳修全集》（第6册附录第2卷），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641页。

再三阅？宁畏先生嗔邪？”公徐笑曰：“吾正畏先生嗔耳！”^①

叶梦得（1077—1148）于绍圣四年（1097）登进士第，曾任翰林学士等官职，晚年隐居湖州，号石林居士。他虽比欧公晚生70年，但博学多闻，其所记欧公轶事虽属耳闻，但细节颇具现场感，可知欧公晚年自编文集的审慎情景。

欧阳修有丰富的编修文集的经验。据欧阳修《年谱》，景祐元年（1034）七月到庆历元年（1041）十二月，欧阳修参与官修《崇文总目》，并写有《崇文总目叙释》。^②他还对韩愈门人李汉所编《昌黎先生集》进行过校勘整理。他在嘉祐二年（1057）作《记旧本韩文后》云：

年十有七试于州，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韩氏之文复阅之……后七年，举进士及第，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求人家所有旧本而校定之……集本出于蜀，文字刻画颇精于今世俗本，而脱谬尤多。凡三十年间，闻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予家藏书万卷，独《昌黎先生集》为旧物也。^③

欧公对《昌黎先生集》在30年间反复阅读、揣摩、校订，对其内容和编次体例必然十分熟悉。后来他的自編集显然参考了《昌黎集》的分类编次方式（下详）。

欧阳修还曾为好友梅圣俞、苏舜钦编辑文集。欧阳修《苏氏文集序》云：

予友苏子美之亡后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遗稿于太子太傅杜公之

① [元] 马端临：《文献通考》（下册第234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70页。

② 参见[宋] 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6册附录第1卷）·欧阳修年谱》，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599、2601页。

③ [宋] 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居士外集》（第23卷），见《欧阳修全集》（第3册第73卷），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056～1057页。